沖虛至德真經八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與傳韻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好詩照遊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父甥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報反集文籍先并甲政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甫鏡録奇書及長丁文遭永嘉之亂與韻根同避難乃反南行車書各稱尺證力並有所載而冠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聊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録令無遺棄韻根於是唯賫音濟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覲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録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與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明辯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疑叡常全恕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憂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鴆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亂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雒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庫上声誤也下同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側校雒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汗簡刻去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證王湯問二篇迂誕怪說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反命揚子之篇唯貴於逸二義未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胥里護左都水都者光祿大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眞經序畢

據明黑口本補

沖虛至德眞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虛注

天瑞第一

夫巳知神明之所適，則無往而不通，故能乘天地之大運，馭六氣之變化，以遊無窮者也。夫有生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運轉，而不與物交，其來無迹，其去無蹤，故能與造化同流，而不與物同變，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偏淪而未相離也。

子列子御于於郯上，有百年之期，而不與物交，其來無迹，其去無蹤，故能與造化同流，而不與物同變，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偏淪而未相離也。

國君卿大夫聽之猶衆庶也，居眞圓而四十年人无識者，非自關外物直言隱而也。

國不足幾年將嫁於衛，自家而出，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子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聞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瞀人，子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者。不言，直敘於壺子諸列子之隱者也。其言曰有生，今觀然不生，生物而不有化，今存三不化，化物而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國不化者，自生者也。不生者能化化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者，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自不得不生，不化者國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者，者非能生而生化者，化物之主，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者也。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諸有壞變無也，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者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即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化，猶因陰陽而有之，故諸有皆隨此陰陽四時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者，不可言生，疑其獨，而无始無也。不化者恃復其際，代謝无間，形氣相續，其度數疑理，不可終終，而不息者也。疑獨其道不可窮，疑獨，不可窮

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遂而指[攬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豐形則不能不養過生則不能不歡數世之過誤之挽非理之實面也]種有幾[化種微微]風有幾[條然]若蠅爲鶉[事見得水爲蠆得水之際則爲蠅蠛之衣後蠅之於下]若蠅爲鶉[此適所生之陵化爲鶉而翼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覆蠛]生於陵屯[陵屯高則爲陵鳥而屯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此合而鳥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螬槽木也葉散也言鳥足爲蠐螬槽木之下其葉散化爲胡蝶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鵪掇[此一形之內鵪異者也]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蟲]斯彌爲食醯頤[醯食醯黃頤食醯黃頤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蠙[此皆死而更生]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化爲鶉[此皆一形者也]久復爲鶉也[蠙爲蛤也田鼠爲鶉也柯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竟也老羊之爲猨也[猨牡羊也]魚卵之爲蟲[此皆死而更生自然而變者也]而生曰類[豐音類山海經云豐夷之山有獸其狀如河澤之鳥視而生曰豐而有髮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

[此相視而生者也]鶉[十日化]純雌其名大瞀純雄其名稱蜂[蠭蠭之類也稱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類有知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理已有思慮之氣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情氣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曰姜嫄履巨人之迹而生棄也此本白鵲之類也]

[跡每而履之如有人履感已者遂孕內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莘君居伊水空桑桑長而實空故曰桑空內伊尹生空桑者有神告之曰水出而東走九頭明日視出水東走九頭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子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歸其君而賢爲媵臣]歌昭生平濕[此與前文同]腐而生醯雞生乎酒[此與前文同]羊奚比乎不筍[此與前文同]久竹生青寧[因於林]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與前文同]

[夫生死變化如朝暮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生死相因无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此與前文同]

[夫生死變化如朝暮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生死相因无窮已也生死不常有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黃帝書曰形機者學有之始動之所宗故曰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此自然而生俱出而相反]

[夫有相生俱出而相反者[此與前文同]夫有相生俱出而相反者自然而生俱出而相反者以形動而影應聲出而響應聖人因之以爲教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由適影響之義也]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夫有之爲有恃於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形之動不生動之初因靜而立耳]

[夫有之爲有恃於无故生動之初因靜而立耳]

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與偕[新曰]終與偕終與我偕終與會歸於終理固无差也]終進乎不知[進當爲盡此書讀字例多作進也屢則成形散則爲鬼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無形實爲終聚散者以虛僞爲始以無形實爲終故迭相爲終始者也]道終乎本[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生者反終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有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自然而生者也]无形者[此无形者先有其形然後有其无形者也]非本无形者也[本无形者自然而生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者形生物者不生形者形生物者无形故能生生復爾非始終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生而自生數雖生而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妻其終惑於數也[盡之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老太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可生之无形何所之无無何系之无無何遷之无無何適之无無何求之无無何有之无無何]

[夫生死變化心智形數陰陽之體[鍾]相之[相]相之[相]相之[相

樂者人皆同但未能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則無怨懟利故一者不存於胷中則無所謂樂天百年之壽不忘而自盡也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云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意則存亡往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矣彼得之而不盡者也牢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過極矣而夫子盡理顯全耳今方鄉死故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盡者亦死所遣夫冥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將絕耳若夫隨變立教義兩忘即理自泰而實无所遣夫冥內近外同於人羣者皆有盡理者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不復其物庶不遠者乎子貢曰生死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子貢曰然則賜息死所乎仲尼曰生死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子貢曰然則賜息死所乎仲尼曰有焉目望其墳畢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壞鬲異則知息之所以息去有所歸乎曰死爲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素然以待身君子之所以息去有所歸乎曰死爲休息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而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自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勞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并古今所同而歎善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并古今所同而歎善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緣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之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矣又有人鍾貿世鍾貿世言重世宜孫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之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生不免於死也而世與一不與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高尚家者與涸轍也事之破碻而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死貴也且貴名之所以生也世謂物今有無虛虛無虛失實聽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名而後得也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言重所以嚴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故取以全之無爲以全之外未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莫全矣故物以全情皆由虛靜故得其

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積聚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順故有存亡耳）鄭曰若身非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積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有則男女交合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往處食息皆偏隨其所運動皆識其所以然偏陽偏陰實理之至反之盛和之極則元形元生不死不滅則性命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就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五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饒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賙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土出吾盜天地之時利盜而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有也）吾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稼上本禽獸鼈昔昔之所生莫吾之所有（有自生育能生育能生物人尚不能自生育況能生物乎明其自生自有者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自其施與公其生育能生物人尚不能自生育況能生物乎明其自生自有者也）夫金玉珍寶我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之亦宜自新）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罰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自專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仇而有之皆惑也（有之之惑也固也而言天地變形非我有也故愛名兒於化變能已爲者矣夫天地萬物之都偏隨於天地之別名雖復各以其身理不相離仇而有之皆惑也

時常若[若]順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惡物无疵厲鬼无靈[靈]是焉天人合德陰陽調和日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歲時合[合]契[契]四時老子曰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神]獨反蓋神人[人]之德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懇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之生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聃]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賣僕利害而不敢言此眄[賣僕利害而不敢言此眄]夫子始解顏而笑之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人之所念在口[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人之所念在口]嚬於眉而不顯戲於[嚬於眉而不顯戲於]其一致時寄矣焉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念是非從口之所言庚[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念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向叔然而無意想也口者所然然而自吐納也若嚬心之過則无是非邻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无念口既无言故鼠密其所念眄其所言而排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是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知斷則後止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施故曰內外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矣[开釋骨肉都融不覺开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司目各有能司各有能司[神凝]形聽[無神]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口能[能]六識七孔四支百節[嘿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骸所倚足矣所履矣之樂風風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對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秀曰天下紛擾而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純純也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夫]聞物所不能害豈智計求之所能而得哉[夫聞物所不能害豈智計求之所能而得哉]危姬魚語伏[危姬魚語伏]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聲之物]以所憑相觀而知者也[絕物]與物何以相遠也[何秀曰猶无殊絕物者也]心者智之主耳天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飼

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隨自然也[所隨者止者无化矣隨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隨言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焉形聲欲窮其所得]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知天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探]而藏乎无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思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物俱化矣然无迹無蹤豈不思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物俱化矣然无迹無蹤豈得無終始者乎]達[達]者[者]豈其生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意德]者自但自通而已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通達言操[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骸全生萬造言操]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異人[神全一意感應]曲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異人乎其骨是故逆物而不慴[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其所知耳非自然无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天之外物曰萬物也]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滿置之臂上而臺[臺注]措杯水其肘上[杯水不溢]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前鏑去復注沓]方矢復寓[郭象曰寓方去未至的以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與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氏[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極神氣不變[郭象曰懼所爲而心敗也夫懼死於內則神沮於外死生之分晝夜在目明故晝安居之地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然目眩[郭象曰不能明至人故有懼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游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爵]所偏肥[晉國黜之肥薄]游其庭者倅於朝子華使其傑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陵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外也]宿於田更爾丘開之舍[更當作負]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蓄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繕衣乘軒綏步闊視顧眄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冬冠不檢莫不眲之[眲音]如[如]既而狎侮欺詒[詒]拽挨抗[抗音苦浪反]抗音苦浪反[挨音烏侍反]三所不為商丘開

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儘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骫骨无礙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大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之於衿觀聽迫幸昔日不焦溺也怛然白埶惕然震悸矣水必是覆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鳌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无不柔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鳌曰鳌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旦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之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商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物逆其性故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焉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鳌人之能猶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顧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自能也言自能操舟其道密微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謌操之者也（謌起也向秀曰能游涉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見操舟之可學邪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但爲涉說之也）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其忘水也（亡水則无衿帶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謌操之也彼視覆者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居之舍）惡往而不暇（所處皆覆也）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昏（至有所投日摳鉤象曰所寄心意於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機內拙（機內心意外道輕重則其心怠於也）則无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塘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爲蹈）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窺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齎汩者水迴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性性使之理則物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垸金珠向秀曰累垸不墜是用手之金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耳）鋒三而不墜則失者十（鋒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危所失者也）吾處也若厥株拘（株謂曰厥株駐斷樹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孰能教使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

言其上（衛治也言治彼所用乍眞之術反於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鳥鳥變之理豈可詐欺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夫人倀倀然忽然後物乎疑心屢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倀倀形以緩輕海鷗意在和心而同游二情相背而同不相違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以諸事理互會歸本石者子至於海鷗誠心虛於內白鷗影於外雖未能制害而忘精思兼消然經事異類亦元所多怪此二翁者豈可詐欺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日晡藉芳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辟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瞿然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鑄不鑄有石火何物而能聞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陟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審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閔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制心智以去智心智之累皆盡然所遣心智之累皆盡心之路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者豈心之則有餘哉）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能不爲者

曰夫內誠不解，外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外貨不足使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輕利者盈跡而已

萬物情態恣解異類昔齊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劉神魁魁（禹朝羣神於塗山會諸侯也）文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百蟲孕育生也）言無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猴侯者因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聞音先誠之曰與若芧（芧栗）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若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无實而恃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按語十日又問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盛氣以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无變矣（全者純不雜）其鷄无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己无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鄰衆鳥氣之類）見宋康王康王（宋康王之先也）蹠足瞪目而視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四累之上故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聲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卷第二

沖虛至德眞經卷第三

張湛處度注

列子

周穆王第三（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假若百年乃盡化情枝茂視瞬而越神通恍惚若存若亡形理翻者者誠若實數同盡知生滅之理均壽夭之塗一聲萬變交陳未閑神慮愚惑者以顯林爰處爲其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无物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子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娥媚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笄珥首飾）曳阿錫（阿細說錫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韠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香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露陽樂）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爲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皆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鈞天帝之所居也傳言云奏鈞天廣樂）王不府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爲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聞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怪而不凝意遠精喪請化人求還（失處情惑之域國非俗人所涉心目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推也）王若碩虛爲頃（摩）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滴肴未昨（昨貫）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移而至也近事衛之假幕皆所覺夢百年之事所見史絕域之物其在醒也況神之須臾再憑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留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間適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照察然、嶷虛者乎。且襄之所居奚異王之宮襄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斷足亡。後之說此俱非眞物冒其常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閒故以密學像模未可踰尊卑。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龍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猰。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齊國上虞下合此字末審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鶴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巨所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豹尾穴居戴胜善嘯出山海經。鶴鳴詩曰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詩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諸樂西登弇山。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穆天子傳。穆王樂神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自年乃徂。知世事无常之樂事是穆天子傳故辟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假字舊作嘉世以為登遐明其實死。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猶之數擺運萬形。不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覺其類也形隨化而成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遂起隨滅。假物而為變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假成形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有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脩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有生而先理有形而先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迭為賓主之先後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剛柔反用萬物故雖則飛鳥蟲沙以成水傾猶之於常象所不疑猶出類出類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冒有國法者大倫法者人倫法者同功異者大同法者同閉境仰則出一曲常之事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常出安物而已故其道也斯奇也故其功替善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執測之哉。帝王德曲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揚讀于戈累是所飯之室亦奚為而不服凶化機但歸世之逆聖人密用而不驚焉。與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故事事也二曰為。為作夢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夢。噩、驚也。周官法云噩夢驚寤時道之所夢。五曰喜夢。因書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改容識所由一體之夢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火性烈遇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並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餓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涉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感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感事致感極相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此子列子所說也情感之事非夢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所此事交其變也形開夜夜無夢寐而後隨。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意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鷹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十就舍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不為不可稱計。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莒苔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水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術之異諸覺對反用動寢非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

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孰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无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半也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爲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呻囈呻呼囈音醫徹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貲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乘榮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罵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覺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樂於晝而勞於夜理者不兼未足相勝也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資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誦其事俟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尺得之彼直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新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仍鹿无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如邪黃帝孔丘乾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或倍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无覺夢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龜理萌於彼蓍畫感於此故吉凶可四卦兆而推情匪可假龜數而厚今忘者之心沌沌然於死生事宜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得夫信順之可以所福慶正議故負罪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故以自極至於情无專慕行无狂衅則非所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喪病時於此故吉凶可四卦兆而推情匪可假龜數而厚今忘者之心沌沌然於死生事宜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得夫信順之可以所福慶正議故負罪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故以自極至於情无專慕行无狂衅則非所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喪病時於此故吉凶可四卦兆而推情匪可假龜數而厚今忘者之心沌沌然於死生事宜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得夫信順之可以所福慶正議故負罪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故以自極至於情无專慕行无狂衅則非所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喪病時於此故吉凶可四卦兆而推情匪可假龜數而厚今忘者之心沌沌然於死生事宜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得夫信順之可以所福慶正議故負罪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故以自極至於情无專慕行无狂衅則非所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喪病時於此故吉凶可四卦兆而推情匪可假龜數而厚今忘者之心沌沌然於死生事宜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得夫信順之可以所福慶正議故負罪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故以自極至於情无專慕行无狂衅則非所請之所禱也

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身苦若心排食怒所爲病時醫所傷則四師之開宜攻慶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靜无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今有心反今有慮蓋辭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舁左右獨與居至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傷者之多方固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之所絕慰而惱生稱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志同於自然以明无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撥生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異足則可以爰方相勝又敬今忘者之悟知變之忘懷寶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割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以者猶藍若潮流體極手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此理才儒是勝之所達所以柳之者故實於食於大賢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達也而用惠之於迷焉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月令曰其臭朽常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彼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鄙者魯之君子蓋稱仁義明言焉能解人之迷哉桀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桀桀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言相駁以成辯爭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无矜厲者也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卷第三

列子　張湛處度註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聰辯，有夫子之草，究聞之矣。聖人之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而以不敢問者，蓋

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无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及俞而終莫居是觀泰山崇嵬而謂元氣不浩浩者也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擬言惟疑之者也商太宰嚭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數問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於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无權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辯也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勇也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設使兼而有之來變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會同要當奇之於聖易吾之道非所識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擲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則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辭无不聞肆師徒相與講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者玄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遇而視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鑰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鶉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陽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藏聲目不帶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兩忘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皆復箭優劣計長短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爲而不可與接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魄凝形喪外物不能得欺魄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无思慮則貌无動用故以不相偶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夫理至者无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子列子之徒駭之接物則若有異非所以驚其反舍咸有疑色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窮理體極故用无言爲言亦言意兼忘無知爲知亦知知者必以无言發言无知道知也言傳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无言與不言无知亦不知亦言亦知此亦亦虛徙全自然處无言无知之域此即復是遣无所知遣者無遣知无所遣者未能遣者知无知固非自然而忘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知知夫无言者有言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寂然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无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无役慮之名故稱无所不言无所不知

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物之所會者更驚至高之所適者反下何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禦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得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明笑並坐似若有禦殷昇降之情夫聖人之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後爲度宜定於方歲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所以重窮復明嘗心之理則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者有彼極可不繁哉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壺丘子曰御寇奚以游也觀其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榮珠貌以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一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御寇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變无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爲異者也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未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謂凡人之所不備於內故內觀諸色靡非有物不備當須所觀物變遷物物皆游其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既聞至言則遊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內足於己出者自明於己故觀者不知所眡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所故能遇物而游忘身固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見某某之所見是耳所遇常所之所謂游耳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注不睿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能遺者忘知固非自然而忘亦无所不知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親疏

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此異做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老子不能得親慢漱不能得狎也

奚疾哉奚方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莊子曰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懼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內役智於外全責身於物違害就利務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懼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內役智於外全責身於物違害就利務至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時死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死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要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須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而死故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可哀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死故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蚊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淄澠水異也淄澠之味雖合則難別也皐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雖乎僵者先丞將佚僵仆也如朝霜知東野之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御使之所識故智居萬物終身全其智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覺之所識故智居萬物終身全其智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覺之所識故智居萬物終身全其智也

爲關雎哀鄭之圃澤多賢有治能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參國政者鄭國之賢人也

有治能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參國政者鄭國之賢人也

有伯蟲豈子者役使之士也而時无標者作竹書子毒用之也行過東里遇鄧析鄭國賢人鄭析子行過東里遇鄧析鄭國賢人鄭析子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朝謂爲得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音余亮反下音余貴反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

爲使汝爲犬豕自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雖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儈乎儈巧也音古外反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膏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因藝成則有所不兼珠玉倫而智識者則不能相

君御者也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人之所知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聰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无事焉前聚謂傳臧夏侯胥曰子等在世業閒功名隨我滅我耳取立曰夫功名者志也局之所樂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斷我以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清子之所爲也

爲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奴亂切宣王心惑而疑目女之力何如公儀伯目臣之力能折春蚉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目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疾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故名不出其道道妙也故其名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顯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德竟於物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用其不猶負其力者乎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有列子後而今楊之恐後人所惑益以爽言義理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公孫龍荀況說例元所乖繆而見有所明亦美傷乎儲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不親宗聖賢也侯給而不中辭才辯而漫衍而无家觸墨刑名雜異而行而无定家好怪而妄言爲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辯人之心辯者之國公子牟瀸答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子輿自吾笑龍之詬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穿善射者能今後鏃中前括發發箭相連屬元始落處前箭猶中前復前箭猶中前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而後所奏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駁之龍曰此未其類者逢家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帝弓名烏號國名綦衛箭名

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箭而不覺所謂靈鄙之末不能穿魯編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後鏃中前拈鈎後於前同後發於前則先不中也近世有人懸五木百步百發者人以爲有道耳使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引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數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患所差矣今設令至拙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者則必不復進懼其過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通宜語張叔奇云昔與樂毅論此云不復進懼是中要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甚以爲形用之事理之虛驗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技刀匠石之運斤是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尤甚龍涎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有意然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不至有物不盡存於纖毫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則泰山之崇烟元氣之皓芒汎然爲一矣欲擴之理不可盡惟固而不損即而不違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移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闇前發引千鈞夫物之所以衝絕者必有不於影應子曰羣鳥之影未宜動也鈞均之衡衡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故辯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知此之此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失反在子矣在子輿夫无意則心同同於无也指則皆至忘指故无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既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以其至等之故故等故墨子所不移說在改爲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白者所以命形也命者所以命名也命形名離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甚孤犢未嘗有母非孤賣也此語近於解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馬皆滌也言龍之言无異於馬而皆謂有滌費也設令發於餘緊子亦將承之既疾蘧之辯又欲牢之辯故逸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餘論氣方盛而不可理故逃辭告退也堯治天下天下故治故堯治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夫自治於物者則治名歸矣治名既顯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於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聞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无居汎然无係豈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隨物而轉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有執守之所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昌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遣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志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並有前後多少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无二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无餘者於无心矣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知極則同於无情則无所失矣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雖无而非理也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卷第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